



作為香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多產導演，邱禮濤並非首次以性工作者做電影題材，例如他的前作《性工作者十日談》(2007)、《我不賣身，我賣子宮》(2008)，都是透過虛構的情節，為這群飽受歧視的邊緣女性發聲。邱禮濤近年修畢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學位，明顯對女性主義等社會議題有了更深層次的體會。《雛妓》藉着蔡卓妍飾演的女主角何玉玲自身的經歷，連結泰國的雛妓與人口販賣等社會現象互相對照，視野超越本土而邁向國際，盡見導演的野心。

文：沙壺

《雛妓》與她的救贖者

被家庭背棄

本片所指的「雛妓」，明指於泰國清邁酒吧工作的未成年性工作者Dok-My，暗指蔡卓妍飾演的記者何玉玲。何玉玲年少時曾被繼父性侵，生母目擊慘況卻袖手旁觀，令她憤而離家出走。她為了繼續求學與得到棲身之所，以出賣身體為條件，與有婦之夫甘浩賢展開長達八年的不倫之戀。何玉玲大學畢業之後從事新聞工作，兩人的不道德關係亦走到了盡頭。何玉玲前往泰國清邁散心之際，遇上雛妓Dok-My。她對Dok-My的身世寄予無限同情，甚至千方百計要將Dok-My救出火坑。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大大超出她的想像……

在傳統觀念上，家庭往往是生活的核心價值，尤其對於未成年的孩子，溫暖的家庭永遠是他們的避風港，父母也是他們成長學習的楷模。然而，何玉玲不但在家庭裡遭遇性暴力，生母更因為害怕喪失安穩的生活而選擇背棄她，令何玉玲的身心靈陷入孤苦無依的狀態。雖然何玉玲於母親長期缺席的情況下長大，但是她依然活在母親的陰影下，她堅持自立自強改寫命運，只為印證母親的懦弱是大錯特錯。這對半生恩怨交纏的母女，終於在母親瀕留的一刻解開心結，互相成為對方的救贖者。巧合的是，在邱禮濤另一部作品《我不賣身，我賣子宮》裡，劉美君飾演的深水埗「企街」，與她在醫院病重的母親，也有類似的母女情結。或者在導演的認知裡，母女本是一體，分久必合，才是最完美的團圓。最後不得不盛讚客串飾演何玉玲母親的孫佳君，女兒離家出走之後，她用保鮮紙封存她的舊物，房間也一直維持舊貌，這份沒有宣之於口的母愛與歉疚之情，演繹得相當動人。

救贖的代價

甘浩賢作為何玉玲的監護人，以及生命的救贖者，這一份建基於金錢的施受關係，令兩人的地位從一開始就不平等。然而朝夕相對，他由當初一直害怕東窗事發影響仕途，到後來不自覺發展出真感情，彼此好像忘記了這只是一段買賣關係。導演沒有直寫甘浩賢與妻子的相處方式，只着重描述他像父親一樣照顧何玉玲，也有像夫妻一樣分享心事與打情罵俏的恩愛片段。但諷刺的是，甘浩賢滿足何玉玲所有物質上的要求，卻令她的心理更不平衡，愈來愈討厭隨傳隨到的生活，渴望成為一個獨立有尊嚴的個體。然而，當甘浩賢主動結束關係，

何玉玲卻一直心懷怨恨，因為她不明白，這樣的結局才是甘浩賢真正放手，讓她可以獨立生活的最好救贖。無奈後來甘浩賢病入膏肓，卻無人有能力救他，面前的何玉玲就像一碟名貴的生牛肉，他只能眼睜睜而不能吃進肚子裡。由任達華飾演道貌岸然的政府高官甘浩賢，絕對適合。他與蔡卓妍的年齡雖有距離，但演繹親暱床戲並不猥瑣下流，反而更切合角色，因此他們已經先拔頭籌，於第六屆澳門國際電影節雙雙贏得最佳男女主角殊榮了。

與甘浩賢的關係告終之後，精神與感情同樣空虛的何玉玲，渴望透過救贖別人來救贖自己。不過她企圖以金錢購買Dok-My的故事，某程度上她也把自己當成嫖客了。何玉玲因為甘浩賢的資助而得到接受良好的教育及改善生活的機會，她以為她以同樣的方法幫助Dok-My，就可以改寫她的人生。其實泰國的雛妓與人口販賣，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單靠個人力量難以改變。Dok-My最終並沒有依照何玉玲的意願，成為她所塑造的人，也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Dok-My被家人販賣，遭遇當然可悲可憫，但她以她唯一的天賦本錢去改善家庭生計，由她去做救贖者，而不是做一個等待被救贖的弱者，或者Dok-My才是全片最有能力背負命運重擔的強者。

演技趨成熟

《雛妓》從開拍到正式公映，都屬話題之作，蔡卓妍絕無懸念是本片最大的亮點。她從初出道與鍾欣潼組成炙手可熱的女子組合Twins開始，一直歌影雙棲，人氣從未間斷。隨着年齡漸長，蔡卓妍由最初主要飾演開朗活潑、天真爛漫的少女，到後期人生經驗漸趨豐富，開始掌握一些較有深度及難度的角色，例如她於《妄想》飾演因為失戀而心理變態的角色，就為她帶來2007年第十一屆韓國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的影后寶座。同年她於第十二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再憑電影《戲之王》獲封影后，她的演技早已獲得肯定。

《雛妓》是蔡卓妍繼2004年的《這個阿爸真爆炸》後，再次與邱禮濤合作。與十年前比較，如今的蔡卓妍從容拋開偶像包袱，作出更多更大膽的嘗試，例如她與任達華的超激性愛場面，以及連珠炮發的粗口對白，都令人對她的突破演出刮目相看。蔡卓妍稍後將憑本片與趙薇、周迅、湯唯等實力派演員競逐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期待她為本土女演員爭光。



影音館

文：大秀

《無敵安樂窩》音樂·世界·大同

在剛過去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中，John Legend和Common以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的主題曲〈Glory〉奪得最佳原創歌曲，一個氣勢如虹的現場表演更賺人熱淚。熱血的另一邊，就是主辦單位找來去年以《魔雪奇緣》奪得同一獎項的Idina Menzel配去年完全讀錯她名字的John Travolta為頒獎嘉賓，直接了當地硬搞笑。而另一邊廂，天后Lady Gaga事前準備半年，表演《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裡的經典歌曲，向Julie Andrews致敬，感動非常。

原來，電影主題曲，是打造經典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近年，所謂電影主題曲多為市場主導，來到將在4月上畫的夢工場動畫電影《無敵安樂窩》(Home)，由當紅天后Rihanna領軍，再把配合電影主題的概念大碟帶回市場。《無》裡頭的角色特質、整體幽默氛圍等，均由音樂帶動，這跟Rihanna的參與有着密切關係——她特別為電影籌劃一張概念大碟，由Rihanna跟她的世界級創作團隊，聯同Kiesza、Charli XCX、Stargate、Ester Dean等當下樂壇當紅人物合作，以一連串歌曲把電影的主題完整地表達出來。

Rihanna向媒體表示，在這次創作過程中，她跟導演Tim Johnson和音樂總監Stargate確保每首歌曲由歌詞到編曲，都能為電影場面帶來恰到好處的氣氛和作用，無論是有趣的、節奏明快的還是感情豐富的場面。故事由外星人佔領地球到友誼萬歲，把觀眾的視野帶到世界層面，當下代表著「世界性」的聲音就是Rihanna的音樂。相對地，當外星人Oh仔首次接觸地球的音樂，就是Stargate炮製的〈Dancing in the Dark〉，起初還裝作若無其事，但他的雙腳完全出賣了他——按捺不住音樂的衝擊，Oh仔來到地球，了解人性心聲和世界大同。



新戲上場

文：笑笑



《超人類：卓比》是人不是人？

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早已顛覆人類對於生活的想像，近年頻繁出現的智能機械人電影亦道明了一個事實——世界日益智能化，機械人「入侵」人類生活再也不是天方夜譚。

由鬼才導演Neill Blomkamp執導的新戲《超人類：卓比》，不可免俗地繼續延續機械人的想像。今次機械人卓比被賦予人工智能，甫出場便有個人意志，不像往日搞一場大龍鳳才慢慢學習人類情感、技能。如同小孩子般，他的心智會成長，但亦因此，純潔的心靈容易受外界誘惑、沾污，更被不法之徒利用。電影沿此脈絡，加入犯罪、懸疑元素，增添劇力。與此同時，機械人公司發現這場風波，為了避免釀成大災難，卓比難逃毀滅命運……

舊酒新瓶一向是科幻類型的慣用伎倆，內容離不開那兩三個橋段，惟有在固有的情節裡加一點新意，譬如今次電影便塑造了一隊機械警隊，又加入與卓比有明顯對比的The Moose機械人等。

但講到外形，筆者對這類「戰鬥類機械人」實在不敢恭維，始終是多年前《智能叛變》裡的Sonny較為得我心，可能Sonny實在太似人，無論是外形、情感，還是陷入掙扎、矛盾裡的種種面貌，都很有人的影子。而且在人與機械人大戰的情節中，會看到鮮血淋漓的人性黑暗，那一刻，你會寧願Sonny留在原地，僅僅做一個沒有情感的機械人。

卓比的故事則從另一個層面再續人與機械人的情緣，他巧合地與兩個匪徒組成的「臨時家庭」、與曉治積曼飾演的退休軍人雲信及薛歌妮章花飾演的機械人公司高層米雪的關係等，種種生活經歷進一步加強了機械人人性的一面。

機械人未來勢必運用在生活的不同層面，而機械人電影卻總告訴我們人與機械人不能共存，人對於類似的生物有一種本能的警戒心，認為對方勢力會日益壯大，最終反客為主吞噬人類，而為了自保，人類不得不先下手為強，毀滅具威脅性的事物。

懦弱、貪婪確實是人類最佳的寫照。機械人電影的焦點從來都不是機械人有幾多有幾勁，而是對照人類的自大盲目及不堪一擊。

影評

文：張錦滿

《荒謬啓示錄》控訴社會不公

俄羅斯電影《荒謬啓示錄》(Leviathan)來勢兇猛，已經先後在印度、倫敦、慕尼黑、阿布扎比等電影節贏得最佳電影獎，亦勇奪金球獎最佳外語片。至於在奧斯卡，因遇上波蘭強勁對手《修女伊達》，未能再下一城。

《荒謬啓示錄》講俄羅斯偏僻地方一個小鎮，貪婪鎮長以教會之名，企圖逼迫男主角賤價出售房產與土地，他拒絕，官商便試圖強制徵收他的所有。他為了保護妻兒與家園，找來昔日戰友、莫斯科執業律師幫忙，卻發現鎮長背後有龐大猙獰的惡勢力，並非他倆可以應付。

我在網上看到報道，俄羅斯各界對該電影有微言，說該片反俄，是為討好歐洲和美國市場，各大電影節而製作。導演Andrey Zvyagintsev則反駁說，影片呈現的俄羅斯政府腐敗、社會黑暗情況，並非是他的重點，他強調他講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故事，寫的是普世情況，並非針對俄羅斯。

電影名Leviathan出自《聖經》，意指

海中巨獸。在電影裡和在海報裡，都有巨獸出現在沙灘上，男主角則站在這堆骸骨前。這個意象非常明顯——以前留存下來的惡勢力十分巨大，並且會繼續延續下去，渺小的平民百姓，在僵而不去的邪惡面前也無可奈何。

我估計，這部影片能在多個國際電影節中獲得最佳電影獎，主因它並非狹隘針對俄羅斯邊疆小鎮，故事題材其實可以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其實，這部影片裡所反映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官員貪婪現象，經常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電影裡。老實說，自由開放之地所出產的電影，幾乎沒有一部不是講人心險惡、社會黑暗，所以俄羅斯官方出面禁制或抗議該片，實在沒必要。

此片看起來頗為蒼涼，悲情氣氛凝重，片中出現俄羅斯法庭、警局、東正教教會畫面，官商、神父都有不檢行為，甚至有官商勾結等場面。可是導演畢竟是文藝人，他利用象徵和隱喻，詩意地呈現貪腐政府統治下的社會景象和平民生活情況，並非如激進導演般，硬鏢鏢攻擊政府。全片較為直接的一場戲放在結尾，男主角在東正教聖堂門外，質問神父為甚麼他那麼不幸，天主要讓他受苦。

俄羅斯電影甚少在香港院線放映，而現在有部重分量的《荒謬啓示錄》上映，不妨多關注，畢竟它是受當今各個國際電影節歡迎的作品。

